
子思子

子思外篇卷之六

重見　　　　定海黃以周輯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單稱子思今見中庸篇則唐人所引子思即出子思子也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史記平津侯傳索隱云此語出子思子今見中庸

詩於穆不已周頌疏引詩譜子思語今見中庸

毛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云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

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徐幹中論單稱子思後漢王良傳引語曰注以為子思子纍德之言意林載子思子下有聖人在上而遷其化二句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意林引子思子今見表記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太平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今見表記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文選注五十一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文選注二十四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意林一引子思子今見緇衣

逸篇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意林一引子思子周校本於此分節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仝上

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仝上

原本軫誤輪又脫以字玆從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改

據考工記輪之高不止一尺輪之牙厚三寸三分高一寸九分強舊本作輪為字之誤無疑也軫有兩說一以全輿言見考工記加軫與轐注一以車後橫木

言見說文車後橫木爲軫之專名據考工記軫之長六尺六寸其圍有一尺一寸云一尺者以成數言也詩謂之收毛傳云收軫也謂輿以軫而收也故云無一尺之軫不可以馳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卽取乎恩子之文而少變之三寸當作一寸文心雕龍事類篇寸轄制輪尺樞運關卽其義也近校淮南書者俱未及轄軸耑之鍵軸耑徑不及三寸何以施三寸之轄乎如謂軫與軹相連之處有孔亦施轄軫之廣亦衹有四寸一分亦似無以用此三寸之鍵也凡

人之行關鍵在誠一猶輿之收於軫戶之鍵於樞繆稱訓謂此君子行恩其所結是也

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仝上御覽三百七十六不可下無以字繆稱訓取此條百心作兩心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而葉茂本枯則葉彫仝上繆稱訓取此條君下有相字馬驌繹史而作則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仝上

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依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增

厚於義者厚於儀也古仁義字作誼禮儀字作義下文有樂有禮即承上為義同謂和親和親自有樂有

何憂異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等殺出諸禮非薄行

御覽厚於義佗厚於味淺人所改不足據

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賢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

其門也仝上舊本誤與上連節今正之 御覽又百六十五引上二句

又御覽一百八十三引家語見長者不能詘其色見

幼者不能盡其辭此爲王肅肊改今家語本又譌脫

其文佗見長者而不盡其辭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仝上

王肅僞家語好生篇引此以爲孔子語葢家語襲取

子思子遠自多也君子以心導耳目卽孟子所謂先

太平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五官心爲大耳目爲小小人反以耳目導其心是以小役大矣斯之謂小人說苑談叢篇君子佗聖人而申其義云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泫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泫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泫清之也尸子見引於類聚三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孔叢抗志篇之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㒟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韓非子十六論衡十孔叢公儀篇之

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字亦作繆字書無糊字當依論衡作撊氏之子一作是子孔叢子作龍欄氏子

公儀潛與子思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皇甫謐高士傳中御覽五百七此所以作逾所以疏作蔬孔叢公儀襲之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呂氏春秋十八孔叢抗志亦襲之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指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說苑三建本篇 孔叢雜訓略同

說苑引此文與大戴及荀子勸學篇相同劉子政不引荀子及戴記而偁爲子思是荀戴所述皆出子思子而子思子書中多偁引夫子語故戴記載此文上有孔子曰三字是則此言實出於夫子而子思子述之也困學紀聞云說苑偁此爲子思子蓋王氏以漢魏人偁子思皆子思子書中語故云然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說苑四立節篇 二旬一作三旬

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徐幹中論貴驗篇

中論引此單稱子思以同言而信條明出子思子而中論亦單偁子思則此條之出子思子無疑蓋周秦漢魏閒無子思子之名所偁子思多出子思書故以

下所采諸書單偁子思亦幷入之子思子此言葢爲
怨人者發故中論申之曰故怨人謂之壅怨己謂之
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
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
懼淮南子繆稱訓多取子思書引申其義亦有此條
云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
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兩文各
有字誤貌自眩眩當作眎繆稱訓作自示示古眎字
文自官當依中論作人自官爲是
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中論脩本

篇

中論單稱子思以上條例之知其出子思書中論中其義云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愼其寡也寡猶獨也

堯身長十尺眉乃八采舜身長六尺面頷無毛禹湯文武及周公或勤思勞體或折臂望陽或禿骭背僂聖賢任德豈在貌乎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下孔叢居衛襲之

荀子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宋符瑞志云舜長六尺一寸北堂書鈔一引帝王世紀舜身長六尺又引孔叢子堯身長十尺白虎通義論異

表云堯眉八彩舜重瞳子禹耳三漏湯臂三肘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僂羊陽古通望羊高視貌金樓子與王篇周武王發望羊高視

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金樓子立言篇化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袁紹傳注金樓子鄙下有人字）

李注引愼子云云下曰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其實愼到商鞅皆在子思後非子思載愼到語也

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智非己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萛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御覽六百二十引子思子

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鈔本北堂書鈔十五又一百三十三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子思子

繆稱訓下句作桀不下陛意在求女之工而豉之與上所舉三寸之轄一尺之楗同例古書不爾也淮南又申其義云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此

即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之義似亦緣德篇之逸文

情哀而歌歌弗信矣其弦則是其聲則非也鈔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引子思子

繆稱訓佗夫子曰蓋子思子述夫子之言也信古申字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佗而曰哀未忘也此誠中形外之義也

謂狐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復失狸者也御覽九百十一引子思子

謂狐為狸者當依繆稱訓佗謂狐狸為字衍文狐與狸本二物今謂之狐狸者非特不知狸并不知狐者

也忽見狐又謂之狐貍是有得於狐而復失諸貍矣此見名實之宜辨也繆稱訓云今謂狐貍則必不知狐又不知貍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貍也狐貍非異同類也而謂狐貍則不知狐貍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淮南子申此語甚明顯

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御覽八百十五

御覽原注云見家語今家語不見注誤也明陳耀文天中記四十九引子思子績作繪朝作廟絲作紫繆

稱訓取斯文作莞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績當以絢爲正積織餘繪會五采繡也錦織文也朝廟義通凡絲必先練而後染練染既成乃可用以織繡子產如絲得練染法故曰美而未有成功人遂卑視之故曰不尊管仲如絲於練染先不亘即成繪錦亦醜故曰醜然其功已成雖小而人樂用之故曰登朝子思斯論最允

中行穆伯手捕虎御覽三百八十亦引子思子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據淮南繆稱訓增

御覽無下二句文意不全蓋節引爾故據繆稱文增

之繆稱訓穆佗繆捕佗搏古字通詩雲漢后稷不克箋云克識也克不能及謂其識有所不足也擒虎亦有術穆伯未得其術雖其力足以殺虎而不能生獲故繆稱訓申其義曰我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惟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惟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有所不及也謂繆伯未尋擒虎之傳力雖優亦必而無悔之徒而識有不逮見非好謀而成者也

東戶氏紹荒屯遐美好衆精拱默而九寰以暇流當是

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饒宿之畝首其歌樂而無淫其哭哀而不聲者皆至德之世也路史疏紀注天中紀一引子思子

天中記首句東戶氏下有之熙載也四字各本作東戶季子之世路史注引淮南許注云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高注同雁行路史注作顏行茲依初學記改繆稱訓取是文作耒耜餘糧宿諸畝首初學記作耕耨餘糧藝文考證又作耕耜困學紀聞十并無此二字

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期通典九十一云王肅引子思子書

義詳禮經喪服經傳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馬氏文獻通攷二百八鼂氏郡齋讀書志二孔叢襍訓篇載之

孟子與子思年不相及周季編略辨之已詳史記孟荀列傳併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外書性善辨云孟子受業子思之子子上斯言最為覈實而據郡齋讀書志鼂氏所見七卷本已有此條即劉向所校二十三篇中亦似早有此文故列女母儀傳藝文志自

注並謂孟子師事子思風俗通窮通篇淮南子氾論注亦同史記索隱引王劭說亦以荀孟列傳子思之門人人字爲衍蓋二十三篇中在秦漢閒已多後人附益之文與晏子管子同劉氏父子校中秘書信從其言故向作列女傳歆作七略皆本之爲說是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其言固未聚實謂劉向所校二十三篇無此條亦似矯枉過正之論也讀者知其爲後人附益之詞斯可矣

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困學紀聞又七引子思子孔叢子雜訓篇是語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

君誰與守孟子

繆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仝上

孟子曰蓋自是臺無餽也國君欲養君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全上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禮記檀弓

注云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亘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記曰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案出母有嫁不嫁之別禮為出母期謂出而未嫁者也出

母而嫁是謂嫁母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不爲服也孔氏先代有爲出母服者出而不嫁者也故曰無所失道出而不嫁禮宜從厚所謂道隆從隆是也子上之母蓋出而改嫁者故曰不爲伋也妻改嫁本可不服所謂道污從污是也云伋則安能者歎其事有異於先君子也先君子謂先代之有賢德者其德本決於子思故孔氏不從先君子而一守子思之訓如以先君子爲至聖則孔氏斷從至聖不從子思矣記云自子思始者記孔氏家事之始變也或變而失或變而得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記言自子思始示子

思之失則自史佚始豈亦譏辭乎史佚以義起子思以義斷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仝上

注云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案焉耳當從焉爾猶云於此也論語女得人焉爾乎坊本亦誤為焉耳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仝上

注云記善之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仝上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仝上
無其時者時子思失位不能以大夫喪其母也注以

為器其出母謬說詳禮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有何反服之禮之有 仝上

注云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仝上

當是子思之從母死百從從母小功服故來赴從母嫁

衞庶氏故曰庶氏之母死子思以服同外祖父母故

思皇而失之哭於廟

孟子車

御覽三百六十三引聖證論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

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

名軻字子居也竊謂孟子未必是子思弟子謂子思

書有孟子字其說戛妄藝文攷證引傅子以為字子

輿文選注同今孔叢子作子車師古注藝文志引聖

證論亦云字子車以為居坎軻云云未得其詳是則

其改子車為子居而以為居坎軻之說者乃六朝時

之野語即聖證論亦無是言也御覽所引即據師古

所斥本言之非聖證論原文如此

祝穆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

戴御覽四百三

困學紀聞十以為莊子逸文翁注謂御覽誤入子思

子下

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冠躧

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

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全上

莊子讓王篇有此文爲注困學紀聞以御覽爲誤入子思子下今姑附此

凡編輯逸書或以引見諸書爲次或以義理相同而附排比爲後原無義類可言孜子思子原書次弟惟意林可見其略故居首以下據諸子史注各類書爲次略進退之末以通典通攷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爲次而以孟子檀弓之記載語殿焉又以御覽之誤文附焉合而

讀之若子陽徒憂於君國欝穆之失問於大臣失禮於裔士皆當時君臣之昧大體者也學以謚才廉以奢身為子思之自道信在言斯諸節又以見凡事皆當求己人主自臧與舜好問相反而桀紂之所以亡亦以自用故也哀樂失其性狐狸失其名可見名實之宜辨管仲子產中行穆伯諸節為論人之學孟子之稱夫子之教又其傳授之大指斷圭幾璧合而完焉是在好學深思心知其

焉者

子家驁校

子思外篇卷之七

坿錄

定海黃以周輯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記問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諭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　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上雜所述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

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孔叢子雜訓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困學紀聞引說苑 此兩條俱子思子

縣子名瑣 魯人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

曰子產亦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
瑟不作夫子之亦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
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亦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
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乎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尙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
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
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
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
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倂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

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㝵嗣先君之業二秊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善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

蛟龍之祿以賑困匱撫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鄭康成義堯舜亦改正堯建丑舜建子王肅改竄孔叢子意在攻鄭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太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

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愚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衆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何有不難之詞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

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氏引子思子

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率達通謂將帥則無敵於天下矣衞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衞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孔叢子居衞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須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須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須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當作六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須眉美鬢爲侔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須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金樓子引子思子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蕐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人似各字當之脫譌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

秋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辠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

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

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
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
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
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
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
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
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
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
追王不亦可乎
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

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

意隸復淡與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皆會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理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季十六書四十九篇兹無他徵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

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害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予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遍親告用牲史告用幣（鄭康成義告祭用幣無牲王肅改竄此文意在攻鄭）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

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

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孔叢子巡狩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孔叢子公儀高士傳引子思

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

逃之此辠誅之人也假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韓非子引子思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

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賢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臣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滋滋猶孳孳古通）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

乎子恩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辠也吾弗改矣

子恩居貧其友有饋之棗者受二車焉或獻檍酒束脩子恩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棗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恩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棗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由古通猶）夫不敢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

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忘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衞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知非己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據御覽引子思子校）

子思謂衞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福矯之則逆而

有禍故使如此如此此則晉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枉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

則弔而加麻文子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戍）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處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穚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淡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變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衛敬公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少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

君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哉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偁李音偁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

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怨似恐字之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

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媰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氏不言姓小記婦人書姓與伯仲書銘之例也王肅改竄此文誤合之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

治而汯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汯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類聚引子思子）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併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衞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敢竊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予思曰公子不安也夫清高

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

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

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

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

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

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

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賚賜人不踰

父兄今迺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焉荅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呂覽引孔思同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彼之言是非當也

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攺耳目矣耳目既攺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

且燕所必以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所傲也夫
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必以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
事君所謂燕必以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
能事君

于家驥校

一七卷共計五萬七千〇九字

江陰南菁書院高豪康刻字